

卷一百五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明 丘濬 撰
卷一百五十一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 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寨。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

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啓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蓋此地有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閩右為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徒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州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

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朮。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卽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卽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有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蓋自唐天

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為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為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於西北邊城。立為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成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關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實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為

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凶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肇畫臣愚過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茲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

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
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
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
則先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為
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饋餉為難
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盍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
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
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為之
屯營况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
合朝議當比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

今識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
為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遏或於
河之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孺設營
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
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愚儒未履
邊地姑以意言可否惟

上之命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

卽古之蜚孤口也

臣按飛孤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闔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遠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卻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犴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巫閭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

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
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為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
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
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
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
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
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
險隨其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
久之計高間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

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
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承寧
之四海沿西底保德之河墻自東而西計其所
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均遠者
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
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
臣請以三年為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
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
為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
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

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 國家藩籬益厚高
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 今日真
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
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
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彛
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據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
虜之入彛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
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庄有拱雲祠突厥每
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特默啜悉兵
西擊突馳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而三城就以拂雲
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比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城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

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

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
扼其吭而折其脅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朝
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
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
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
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
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
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

割幽

今順天

薊

今薊州

瀛

今河間

莫

今任丘

州

檀

今密雲

順

今順義

新

今保定

媯

今降州

儒

今未寧

武

雲

今大

應

今應州

寰

今馬邑

朔

今朔州

蔚

今蔚州

十六州

與契

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
撤藩籬之始予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閔隘
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
營今昌黎平今永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
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
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
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
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

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胥為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均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蓋援之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平曠。西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來寧四海治。

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
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
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
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
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
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
者消泯於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

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
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
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
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
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
以衛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万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
洪武中山後帥闡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
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蕃籬厚而無可乘之際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

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

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
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

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主降者賞殺降者斬
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
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
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
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
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
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

案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

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

謀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

士兵各諳山川習戰聞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
 次邊士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
 兵若近裏士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團集之何
 則關內諸州士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
 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
 其家孀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拜遷
 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
 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亦
 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
 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士兵共守之

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
 盡可旬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坡重復
 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
 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
 若恃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
 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
 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
 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
 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
 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

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加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

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還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誼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

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勢兵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臣按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

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繫之多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為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乞 敕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

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下

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列也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

仲春至同春